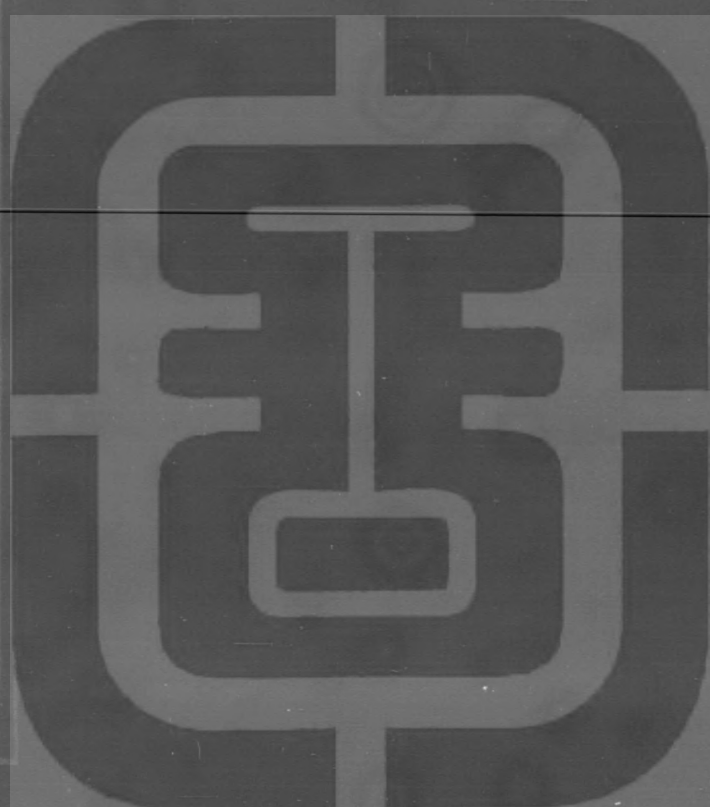


南史



列傳第三十六

南史四十六

李

延壽

撰

李安人

子元履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武

子世宗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

子奉叔

王廣之

子珍國
張齊

李安人蘭陵承人也祖疑衛軍將軍父欽之薛
令安人少有大志常拊髀歎曰大丈夫處世富

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尅安人尋率部曲自拔南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尅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王樗蒲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後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齊高帝在淮陰安人遙相結事元徽初除司

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人遣軍援都建平王景素起兵安人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爲安人所親盜絹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斂祭軍府皆震服轉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時蒼梧縱虐齊高帝憂迫無計安人白高帝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高帝不許乃止高帝即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自宋泰始以

南史及傳卷三十一
二
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曲屯聚都
下安人上表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
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
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勲誠見親至於家國
密事上唯與安人論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
不復細覽也尋爲領軍將軍魏攻壽春至馬頭
詔安人禦之魏軍退安人沿淮進壽春先是宋
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大號自云垂手
過滕州郡討不能禽積十餘年安人生禽之斬

建康市高帝崩遺詔加侍中武帝即位爲丹陽
尹遷尚書左僕射安人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
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尋上表以
年疾求退爲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
清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
以輓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
又於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
公牛冢安人尋卒世以神爲崇謚肅侯子元履
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爲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

參軍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爲安人所厚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之賜也仕梁爲吳郡太守度支尚書衡廣青冀四州刺史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被魏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陰齊高帝撫畜常在左右後於都私齋錦出事發繫南

兗州獄高帝遣薛深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沈攸之事起高帝入朝堂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略袁粲時蘇烈據倉城門僧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孫

南史及傳卷三十六
四
曇瓘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手斬粲於東門外軍燒門入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高帝即位封建昌縣侯位太子左衛率武帝踐阼出爲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甚得荒情後除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敕上不荅而心善之徙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謚壯侯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爲軍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檐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郡追

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旅
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
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瘡者寫形帖著牀
壁無不立愈後除襄賁令桂陽王休範事起康
棄縣還都就高帝會事已平除員外郎元徽五
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
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
作適待明日夜康與高帝所養健兒盧荒向黑
於門間聽得其語明旦王敬則將帝首至扣府

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白刃欲出仍隨高帝入
宮高帝鎮東府除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
陵太守常衛左右高帝誅黃回回時爲南兗州
部曲數千欲收恐爲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
數回罪然後殺之時人爲之語曰欲併張問桓
康除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南濮陽太守建元元
年封吳平縣侯高帝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
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三
年魏軍動康大破魏軍於淮陽武帝即位卒於

驍騎將軍

焦度字文績南安氏也祖文珪避難居仇池宋元嘉中裴方明平楊難當度父明與千餘家隨居襄陽乃立天水郡略陽縣以居之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滑臺度領幢主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梨鬪豹皮公墮地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竝絕人帝召還克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健人也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

主隨鎮江州子勛起兵以度爲龍驤將軍爲前鋒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爲賊朝廷聞其勇甚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之景文以爲已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恚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閭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燮爲郢州度仍留鎮爲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直兵齊高帝又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轉右將

軍度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
言晉熙王使轂主周彥與度俱在郢州彥有左
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名使役之度積忿
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也及在郢
城猶爲沈攸之所忿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
都留偏兵守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
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
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
衆不能冒後呼此樓爲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

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閣將軍還都爲貴戚追叙
郢城時褻露穢褻之事其慙如此爲人朴澁欲
就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帝以其不閑
政事竟不用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
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
履行石頭城度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
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
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建元四年乃除淮陽太
守性好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老雖老而

氣力如故除游擊將軍卒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齊高帝鎮東府使武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爲屯騎校尉帶南城令石頭平封羅江縣男及高帝受禪改封監利縣武帝即位累遷驍騎將軍帝以虎頭名鄙敕改之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爲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爲侯東昏即位爲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武領軍屯青溪大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

將軍武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悉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疋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爲梅蟲兒茹法珍設女伎金翠耀眼器服精華蟲兒等因是欲誣而奪之人傳武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帝疑武舊將領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遇誅及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恨令衆輩見之諸子長成者皆見誅唯子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帝兵至

得免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
在襄陽于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
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
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
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
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
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爲天
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邪我兒飢寒無衣昔
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

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竝蒙抽擢三二年
間迭爲大郡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未遂封侯
富顯歷位太子左衛率卒贈左散騎常侍左衛
將軍謚曰壯侯

呂安國廣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隱重
有幹局爲劉劭所稱泰始二年爲劭軍副征殷
琰以功封鍾武縣男累遷兗州刺史及沈攸之
事起齊高帝以安國爲湘州刺史建元元年進
爵爲侯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後改封湘鄉侯

武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
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
不稱當爲朱衣官也歷都官尚書太子左率領
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
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扶永明八年卒謚
肅侯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家世寒賤年十
五六氣力絕衆食噉恒兼數人鄉里獵戲集聚
常爲主帥指麾處分皆見從不事產業恒願爲

將雖勇健而不閑弓馬於書題甚拙謹直少言
不嘗說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首不異宋元嘉
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臺符取健兒山圖應募
領白衣隊主軍功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及鎮
軍將軍張永侵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
爲魏軍所追合戰多傷殺魏軍稱其勇呼爲武
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守下邳城還除
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
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累遷淮南太守時盜發

桓温冢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齊高帝輔政山圖密啓沈攸之久有異圖宜爲之備帝笑而納之攸之事起武帝爲西討都督啓山圖爲軍副攸之攻郢城武帝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及攸之敗高帝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建元元年封晉興縣男武帝踐阼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

以盆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荅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轉黃門郎領羽林監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問疾尋卒年六十四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宋泰始中以軍功封晉安子元微二年桂陽構難盤

龍時爲冗從僕射隨齊高帝頓新亭稍至驍騎
將軍改封沌陽侯高帝即位進號右將軍建元
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豫州刺
史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
金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曰餉周公
阿杜明年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
買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衡
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
故荅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便

爲孝子孝子則門加素望世子則門施丹赭至
是買被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之敕盤龍
率馬步下淮陽就李安人買與魏拒戰手所傷
殺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首
見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盤龍子奉叔單
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
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
奮稍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
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

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
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攬數萬人魏
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
軍勇果諸將莫逮永明五年爲大司馬加征虜
將軍濟陽太守武帝數講武嘗令盤龍領馬軍
校騎騁稍後以疾爲光祿大夫尋出爲兗州刺
史進爵爲侯角城戍將張蒲與魏潛通因大霧
乘船入清中採樵載魏人直向城東門坐爲有
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坐尋奏復位加領東平

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
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之卿著貂蟬
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尋病
卒年七十九子奉叔勇力絕人少隨盤龍征討
所在暴掠爲東宮直閣將軍鬱林在西州奉叔
密得自進及即位與直閣將軍曹道剛爲心膂
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內無
所忌憚陵轢朝士就司空王敬則換米二百斛
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

斛并金鈴等物敬則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奉叔不通逕前從者執單刀皆半拔敬則跣走入內既而自計不免乃出遙呼奉叔曰弟那忽能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釋與蔡母珍曹道剛朱隆之共相脣齒煽弄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圍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輿并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又求黃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爲外

鎮樹腹心又說奉叔以方伯之重奉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爲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爲不可忽謂蕭諶曰若不能見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既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說諭乃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

馬便捷有勇力初爲馬隊主隨劉劭征殷琰兵
旣盛而合肥戍又阻兵爲寇劭宣令軍中求征
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
判能制之劭幢主皇甫肅謂劭曰廣之敢奪節
下馬可斬劭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
與之及行合肥果拔劭大賞之即擢爲軍主廣
之於劭前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斬壯士
亦自無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此邪廣之由此
知名初封蒲圻子肅有學術善舉止廣之亦雅

相推慕劭亡後肅更依廣之廣之盛相賞接啓
武帝以爲東海太守不念舊惡如此廣之後以
征伐功位給事中冠軍將軍改封寧都縣子齊
高帝廢蒼梧出廣之爲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
攸之事起廣之留都下豫平石頭仍從高帝損
新城高帝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
逸高帝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勲而罪過轉
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
乃不惜爲其啓聞政恐得輿復求盡輪車此外

罪不可勝數第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進爵爲侯武帝即位累遷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前軍將軍延興元年爲豫州刺史豫廢鬱林後拜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應城縣公建武中位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後卒贈車騎將軍謚壯公

子珍國字德重仕齊爲南譙太守有能名時郡境苦飢乃發米數財以振窮乏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意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

賊盜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歎曰此真良二千石也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賞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帝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累遷游擊將軍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珍國爲輔國將軍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

其衆殿故不至大敗及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永元中爲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梁武起兵東昏召珍國以衆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爲王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郗纂奉明鏡獻誠於梁武帝帝斷金以報之時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衛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殺東昏於內殿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國子博士范雲等奉東昏首歸

梁武後因侍宴帝曰嚮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歷位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封灑陽侯遷都官尚書初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先是出爲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鬱快酒後於座啓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啓坐即散因此踈退久方有此進天監五年魏任城王澄攻鍾離帝遣珍國爲援因問討賊方略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

苦其多武帝壯其言乃假飾與衆軍同赴魏軍
退班師又出爲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
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將襲之
不果遂留鎮焉改封宜陽縣侯累遷丹楊尹卒
贈車騎將軍謚曰威子僧度嗣

張齊字子嚮馮翊郡人少有膽氣初事荊州司
馬垣歷生歷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禮之及吳郡
張稷爲荊府司馬齊復從之甚見重以爲腹心
齊盡心事稷稷爲南兗州擢爲府中兵參軍梁

武帝起兵東昏假稷歸都督宮城諸軍事齊夜
引珍國就稷齊手自執燭定謀明日與稷珍國
即東昏於殿內齊手殺焉武帝受禪封齊安昌
侯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在郡清
整吏事甚脩天監四年魏將王足攻蜀圍巴西
帝以齊爲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齊進戍南
安遷巴郡太守初南鄭没于魏乃於益州西置
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
租得米二十萬斛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

諸軍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勤苦自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無困乏既爲物情所歸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窮價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歷南梁州刺史遷信武將軍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卒謚曰壯論曰宋氏將季亂離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

高帝觀釁深視將符興運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呂安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等或早見誠欵或備盡心力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其所以自致榮寵夫豈徒然蓋亦驗人心之有歸樂推之非妄也語云勇而無禮則亂觀夫奉叔取進之道不亦幾於亂乎其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國明鏡雖在而斷金莫驗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異其何爽也張齊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績宣所莅其殆優也

南史卷之三十六
其父勳官相其叔也
以宜然台輔之異其何爽也然齊人立本不
且矣今因即難撥出而尚金莫能辨異之善
本妹姐與之齒不亦幾於揭乎其姪魯壽亦其
叔勳樂對之非矣也請云良而無齒與齒
種其地以自姪榮猶夫豈封然蓋亦無入以之
早長婦焚如蒲盡心代如受委古面如也如
其妻曹為曰安罔以山圖周然雖王凱之善
高帝取壽來公孫孫與南史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南史四十七

李
延壽
撰

荀伯玉

崔祖思

祖思叔父景真
祖思宗人文仲

景真子元祖

蘇侃

虞棕

胡諧之

范相年

虞玩之

劉休

江祐

劉暉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諫太守父聞
之給事中伯玉仕宋為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

軍泰始初隨子勛舉事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
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爲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
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見
平澤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儻遙翮九野
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
指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
果遣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
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
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

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
之備加責謂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
洗胃帝善其答即釋之卒爲忠信士後隨高帝
還都除奉朝請高帝使王家事武帝罷廣興還
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
聞高帝善之高帝爲南兗州伯玉從轉鎮軍中
兵參軍帶廣陵令初高帝在淮陰伯玉假還廣
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
云草中蕭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皆有

草秦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歛元微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旦效矣昇平初仍爲高帝驃騎中兵參軍帶濟陽太守霸業旣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時武帝在東宮自以

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真偏見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舩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有言者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武帝拜陵之後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疑素有寵政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竝列故武帝爲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武帝東還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

子令收景真殺之胤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
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卧太陽
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
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敕
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
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
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
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
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疑及敬則自
捧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竝大醉盡歡
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重伯
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
休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
侍中王晏共載弔之五更使巾車未到伯玉宅
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
徒褚彥回衛軍王儉俱進繼後方得前又倚聽
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客久
方得弔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悒然切齒形于聲

南史卷三十一
四
貌明日入宮言便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
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云千敦
萬命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
指伯玉以屬武帝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
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爲亂加
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並見誣伏
誅而胤叔爲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
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時有善
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

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頃之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
家尋求不能得後遂出家爲尼伯玉卒敗亡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
孫也祖譚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
有志氣好讀書年十八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
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
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
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由是諸

雜神竝除齊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
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議封高
帝爲梁公祖思啓高帝曰讖云金刀利刃齊刈
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自相國從事中郎
遷齊國內史高帝旣爲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旣
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
羹膾吳食非祖思所鮮祖思曰魚鼈膾鯉似非
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關魯衛帝甚悅
曰尊羹故應還沈帝之輔政衆議將加九錫內

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
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而非之
曰祖思遠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
職之官而禮見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
光祿大夫垣闕曰身受宋氏厚恩復蒙明公眷
接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曰公退讓誠節
故宜受之以禮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
崇祖曰卿意云何對曰聖人云知幾其神又云
見幾而作文仲撫髀曰政與吾意同崇祖具說

南史列傳卷三十七 六
之及帝受禪闕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
加官而已除給事中黃門侍郎武帝即位祖思
啓陳政事以爲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
宜太廟之南弘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又
曰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阜
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
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碧綃蚊幃三齊
苾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荅云
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荅畏解故不畜

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亾也伏惟陛
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
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笏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
之如草宜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馳禽
荒色長違清編剔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
律之重由來尚矣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漢
來習律有家子孫竝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令
史門戶刑之不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漢編戶
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

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簏羽戚登歌而已上詔報荅後爲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勤而謙卑下士言議未嘗及時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幾卒上深加歎惜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士人思之爲立祠子元祖

有學行好屬文仕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爲延昌主帥從駕至何美人墓上爲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爲善永明九年魏使李道固及蔣少游至元祖言臣甥少游有班倕之功今來必令模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從少游果圖畫而歸元祖歷位驍騎將軍出爲東海太守上每思之時節恒賜手敕賞賜有加時青州刺史張沖啓淮比頻歲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穀過淮南而徐兗豫司諸州又各

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儉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從祖思宗人文仲位竝徐州刺史封建陽縣子政在爲百姓所懼除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徙封隨縣嘗獻高帝纏鬚繩一枚上納受後卒於汝陰太守贈徐州刺史謚襄子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中從事侃涉獵書傳薛安都反引侃爲其府參軍使掌書記侃自拔南歸齊高帝在淮上便自

委結高帝鎮淮陰取爲冠軍錄事參軍時高帝在兵久見疑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紊宗神經淡序德晦河晉曆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繇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衰鷗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澈河明清暉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韞晨征幹精潭而悵泗柁松洲而悼情蘭含風而寫艷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之聲歛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

望斷白日西斜恬源靚霧壘首暉霞戒旋鶴躍
還波情綿綿而方遠思裏裏而遂多粵擊秦中
之筑因爲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
陵山驚飈兮澗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
旆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
逸鑿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
栖玄侃達高帝此旨更自勤厲遂見委付事深
被知待桂陽之難帝以侃爲平南錄事領軍主
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將士後爲帝太尉諮
議侃事高帝旣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
太尉記載帝征伐之功封新建縣侯齊臺建爲
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帝即位侃撰聖
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上惜之甚至
謚質侯

虞棕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戶尚
書父秀之黃門郎棕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
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棕年十二三晝夜伏戶外
問內豎消息問未知轉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

日及亡終喪日唯食麥餅二枚仕宋位黃門郎
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厚三尺故
人無至者唯棕一人來赴初齊武帝始從宦家
尚貧薄棕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
之齊建元初爲太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棕
家富於財而善爲滋味豫章王疑盛饌享賓謂
棕曰肴羞有所遺不棕曰何曾食䟽有黃頰臠
恨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
服救太廟棕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入行

馬內驅逐人被奏見原上以棕布衣之舊從容
謂棕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
美遷祠部尚書武帝幸芳林園就棕求味棕獻
糲及雜肴數十輿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棕求
諸飲食方棕祕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棕乃獻醒
酒鯖鮓一方而已鬱林王立兼大匠卿起休安
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
衣領職鬱林廢棕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
天下豈有此理耶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棕

南史及傳卷三十七
十一
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齋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引參佐命悰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悰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卒悰性敦實與之知識必相存訪親踈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仕宋爲邵陵王左軍諮議齊武帝爲江州以諧之爲別駕委以事任建元二年爲給事中驍騎將軍上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僕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荅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僕語帝大咲徧向朝臣說之永明五年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瓌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

交游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
曰江州有幾侍中邪荅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
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
更異乃以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有識
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
其言虞棕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
梁州刺史范栢年求佳馬栢年患之謂使曰馬
非狗子那可得爲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
致恨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是何俛狗無厭
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玄邈代栢年栢年稱
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恃其山川
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之
又言見獸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十年諧之
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年卒謚肅侯栢年本梓
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郡初爲州將劉亮使出
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栢
年卿州復有此水不荅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
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

間帝嗟其善荅因見知歷位內外終於縣剡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尚書
庫部郎父玫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
史仕宋爲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
之依法案之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元徽中爲
尚書右丞齊高帝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爲度
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關吾賢居右丞已
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
力州縣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月朝議優報之

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
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銳莫斷以芒接之
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
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
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荅曰今日之
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
當帝善之拜驍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
湊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
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玩之遷黃門郎先時宋

世人籍欺巧及高帝即位敕玩之與驃騎將軍
傅堅意檢定之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人之
大綱國之政端自頃毗俗巧僞乃至竊注爵位
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
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
而稱六疾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若約之以
刑則人僞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諸賢
並深明政體各獻嘉謀玩之表言便宜多見采
納於是朝廷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

得數巧以防懈怠既連年不已貨賄潜通百姓
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
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
相誑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
唐僭號置太子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
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
可乘虛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張思祖遣浹
口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東討
至錢唐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

南史及傳卷三十一
十五
軍乘勝百姓頗被強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
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天福善馬稍爲諸將法上
寵將也旣伏誅内外莫不震肅玩之以久宦衰
疾上表告退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
儉舉員外郎孔暹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暹儉
並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
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
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數年
卒其後員外郎孔瑄就儉求會惜五官儉方盥

投早筴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初爲駙馬都尉宋明
帝居藩休爲湘東國常侍不爲帝所知襲祖南
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
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初諸州反休素
能筮知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尚方
也尚方令吳喜愛其才後投吳喜爲喜輔師府
錄事參軍喜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
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至

鼎味莫不閑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
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憎婦人妬尚書右
丞勞彥遠以善碁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
卿斷之何如彥遠率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
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
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阜茨掃
箒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員外郎領輔國
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後爲都水使者
南康相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績齊建元初爲

御史中丞頃之啓言宋世載記六十歷斯任者
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
骸骨四年出爲豫章內史卒宋末造指南車高
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又元嘉
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
微輕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
江拓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叅軍父
德麟司徒右長史拓姑爲齊高帝兄始安貞王
道生妃追謚景皇后生齊明帝拓少爲明帝所

親恩如兄弟明帝爲吳興以昶爲郡丞後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明帝輔政委以腹心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昶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明帝胛上有赤誌常秘不傳既而昶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昶憂虞無計每夕

輒託事外出及明帝入纂議定加昶寧朔將軍明帝爲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昶入帝喜以示昶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安陸縣侯昶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驎以帝舅亦贈光祿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昶以外戚親要權冠當時魏軍南伐明帝欲以劉暄爲雍州暄時方希內職不願遠役投於昶昶謂明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躋今爲雍州儻

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謂曰今使御爲雍州閩外一以相委拓既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明帝寢疾轉拓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拓弟衛尉祀爲侍中皇后弟劉暄爲衛尉與始安王遙光徐孝嗣蕭坦之等輔政誠東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過此自覽勿復委人及即位拓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羣臣而意寄多在拓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

關詒示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拓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拓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爲相乖反拓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東海祝靈勇東冶軍人俞靈韻右衛軍人豐勇之等竝爲帝所委任拓常裁折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既彰拓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

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
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
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祐議欲立建安王
寶寅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
旨動祐祐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祐立遙光暄以
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祐遲疑久
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青溪橋道中
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
祐謀帝處分收祐兄弟祀時 在殿內疑有異

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
靜以鎮之俄而召祐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
袁文曠以王敬則勳當封祐執不與帝使文曠
取祐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祐祀同
日見殺祐任寄雖重而不念財利論者以此少
之祐等既誅帝恣意遊走單騎奔馳謂左右曰
祐常禁吾騎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祐
親親餘誰答曰江祥今猶在也乃於馬上作敕
賜祥死祀字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

太守行府州事祀弟禧早卒有子歆字偉卿年
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旣如此無心獨存赴
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人及聞祐等戮眠中大
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
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遙光事起以討暄爲名
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茹法珍
梅蟲兒徐世標譖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我舅
豈應有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
尚滅害都盡舅復焉可信乃誅之暄爲人性軟
弱當軸居政每事讓二兄祐群弟不得進官死之
日皆怨之和帝中興二年贈祐衛將軍暄散騎
常侍撫軍將軍竝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
太常卿

論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
所奉在節無二伯玉始遵其事旋及誅夷有以
驗行之惟艱且知齊武之非弘量矣高帝作牧
淮兗將興霸業崔蘇賂微知著自同奔走虞棕
笥餌之恩諧之心腹之寄並得攀光日月亦各

時運之所躋乎。玩之誠不啻之尤。著在懸車之日。是知嗣宗所誠。蓋亦遠有致乎。江祏立辟。非時竟蹈龍逢之血。人之多僻。蓋詩人所深懼也。

列傳第三十七

南史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八

南史四十八

李延壽

撰

陸澄

陸慧曉

子任

孫緒

兄子開

閑子終

絳弟欣

厥弟襄

襄兄子雲公

瓊子從典

雲公子瓊

陸杲

子罩

琰弟瑜

瑜從兄琰

陸澄字彥深。吳郡吳人也。祖劭。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

萬曆十八年

南史列傳卷三十八

不釋卷宋秦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
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春
秋逆王后于齊並不言姓澄以意立議坐免官
白衣領職郎官舊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
後罰凡至千數後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
朝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
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
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
禮絕羣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累遷御

史中丞齊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家奴客
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
請免澄官上表自理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
義詔外詳議尚書令褚彥回檢宋以來左丞糾
正而中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謏聞膚見貽
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澄所
居官詔澄以白衣領職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
書尋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之曰昔曹志
繆悅爲此官以君係之始無慙德儉嘗問澄曰

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答曰江左草
創崇禮闈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
相傳至今又與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
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穀
梁舊有麋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世有一孝
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
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類不宜
列在帝典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
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
傳超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
由舊式凡此諸議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
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
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
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
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
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
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
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

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謚靜子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歿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歿澄於路見舍人土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歿子暉誣爲買券澄爲中丞測遂爲澄所抑世以此少之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慧曉

伯父仲元又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
眞仕宋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見幸家
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眞不與相聞當請發人脩
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王僧
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昌門曰
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眞五
世內侍我之流亞子眞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爲
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
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

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
年不仕齊高帝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鄰族來
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
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高帝表禁奢
侈慧曉撰荅詔草爲帝所賞引爲太傅東閣祭
酒齊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
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
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慧曉與張融
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歎曰此池

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同從。述職璡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何點薦慧曉于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累遷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

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旣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荅曰。靜以脩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後爲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子良。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

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爲晉熙王冠軍長史
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
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
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
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
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于
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
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
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
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
曹郎令史歷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
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儁謂曰都令史諳悉舊
貫可共叅懷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
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
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
止出爲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
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
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又欲以爲侍

南史卷之三十八
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
兗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
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則貂璫緩拒寇切當今
朝廷甚弱宜從切者乃以爲輔國將軍南兗州
刺史加督至鎮俄爾以疾歸卒贈太常三子僚
任僮並有英名時人謂之三陸初授慧曉兗州
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並雅麗時人歎服
僚學涉子史長於微言美姿容鬚眉如畫位西
昌侯長史蜀郡太守

僮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
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徧必誦
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
略無遺脫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
此兒汝家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
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僮預焉梁天監初爲右
軍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爲感知已賦以
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及昉爲中丞簪裾輻湊
預其讌者殷芸到漑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

僮而已。號曰龍門之遊。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遷臨川王東曹掾。梁武帝雅愛僮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又詔爲石闕銘，敕褒美之，賜絹三十匹。累遷太常卿。卒。子瓚，早慧，七歲通經，爲童子郎。卒。次緬，有似於僮，一看殆不能別。

繕，字士儒，僮兄子也。父任御史中丞，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掌東宮官記。魏平江陵，繕微服遁還。建鄴，紹泰元年，除司

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陳武帝作輔，爲司徒司馬，及受命，位侍中。出爲新安太守。文帝嗣位，徵爲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趨步躡履。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後復拜御史中丞，猶以父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解字，徙以居之。太建中，歷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尚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叅掌選事。別敕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卒。贈特進，謚曰安子。以繕東宮舊臣，特賜祖

南史及傳卷三十一
六
莫繕子辯慧年數歲詔引入殿內進止有父風
宣帝因賜名慧辯字敬仁繕兄子見賢亦方雅
位少府卿卒

閑字遐業慧曉兄子也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
少爲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齊明帝崩
閑謂所親人曰宮車晏駕百司將聽冢宰主上
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
預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作亂
或勸去之閑曰吾爲人吏何可逃歿臺軍攻陷
城閑以綱佐被收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啟
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命殺之閑四子厥
絳完襄也絳字魏卿時隨閑抱頸求代歿不獲
遂以身蔽刀刃行刑者俱害之

厥字韓卿少有風槩好屬文齊永明九年詔百
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顧嵩之表薦厥州
舉秀才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
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
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

頭上尾逢蠶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

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摘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韻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

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
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
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
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
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
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
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
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
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

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
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地乎意者亦質文時異
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于章句情物文之
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語
診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
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
詠史無虧于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于憑虛
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
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

賒于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
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
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荅曰宮商
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
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
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
何況復過于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
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
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于訓義非聖哲

玄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
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
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
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
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
聲曲美惡妍媸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
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
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
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煥若縛錦寧有濯

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
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
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辯盡此約論四聲妙有詮
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王斌者不知
何許人著四聲論行于時斌初爲道人博涉經
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昌導而脩容儀嘗弊衣
于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
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
曰那得此道人祿藪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
斌笑曰既有敘勳僧正何爲無隊父道人不爲
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目後還俗
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永元元年始安王遙
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厥感慟
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于世時有會稽虞炎以
文學與沈約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盼殊常官
至驍騎將軍

襄字師卿厥第四弟也本名袞字趙卿有奏事
者誤字爲襄梁武帝乃改爲襄字師卿天監三

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著作佐郎後昭明太子統聞襄業行啓武帝引與遊處自廬陵王起室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並掌管記出爲揚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傳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常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

致後爲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誡喻大通七年爲鄱陽內史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脩道法常入山采藥拾得五色幡旄又于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琮先與妻別室望琮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爲神大同元年遂結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率人吏脩城隍爲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琮時鄰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

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歿賴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然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人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旣罷讐言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太寧郡人李覲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勅許之又表乞留襄固乞還太清元年爲度支尚書侯景圍臺城以襄直侍中省城陷襄逃還吳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唐會海鹽人陸黯舉義襲郡殺僞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爲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衆躡子仙與戰黯敗走吳下軍聞之亦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元帝贈侍中追封餘干縣侯

雲公字子龍襄兄完子也完位寧遠長史琅邪
彭城二郡丞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
書略能記憶從祖侄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
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及長好學有才思爲平
西湘東王繹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
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
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召爲尚書儀曹郎入
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累遷中書黃門
郎兼掌著作雲公善奕碁嘗夜侍坐武冠觸燭
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
戲之時天泉他新製鱖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
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
漑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太清元
年卒張纘時爲湘川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
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逝非唯貴門喪
寶實有識同悲其爲士流稱重如此雲公從父
兄才子亦有才名位太子中庶子廷尉與雲公
並有文集行于世

雲公子瓊字伯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基品到漑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陳天嘉中以文學累遷尚書殿中郎瓊素有令名深爲陳文帝

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敕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宣帝爲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于宣帝言瓊識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雖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太建中爲給事黃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卽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選事掌詔誥並判廷尉建康二

獄事初瓊父雲公奉梁武勅撰嘉瑞記瓊述其
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
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雅有識監先
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尚書左僕射袁憲舉瓊
宣帝未之用至是居之號爲稱職瓊性謙儉不
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逾下園池室宇無
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
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謝
疾不視事俄丁母憂初瓊之侍東宮母隨在宮

舍及喪還鄉詔加贈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
瓊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有集二十卷行于
世子從典字由儀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
回文硯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
辭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
籍皆付之從典乃集瑜文爲十卷仍製集序其
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羣書位太子洗馬
司徒左西掾陳亡入隋位著作佐郎尚書右僕
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

就坐弟受漢王諒職免後卒于南陽縣主簿
琰字溫玉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
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
遷宣惠始興王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陳文
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
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卽成無所點竄帝
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
邪王厚聘齊至鄴而厚卒琰爲使主時年三十
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太

建初爲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
母憂去官卒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琰寡慾鮮
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
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弟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再遷軍
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爲管記
並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中累
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瑜聰敏強記常受莊老於
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並通大旨

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掄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爲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至德二年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子之子也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後主在東宮徵爲管記仍兼中舍人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之爲之流涕太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也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後主嗣位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踈坐漏泄禁中語詔賜歿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也祖徽字休猷宋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爲文帝所善元嘉十五年除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督清名亞王鎮之爲士庶所愛詠二十三年爲益州刺史亦加督卹隱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人物殷阜蜀土安之

卒于官身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痛惜之謚曰簡子父叡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爲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坐丞郎並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後爲司徒從事中郎梁臺建爲相國西曹掾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荅梁武聞之以問杲

杲荅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荅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不畏強禦爲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爲下所稱歷左戶尚書太常卿出爲臨川內史將發辭武帝於坐通啓求募部曲帝問何不付所由呈聞杲荅所由不爲受

帝頗怪之以其臨路不答問後入爲金紫光祿大夫特進卒謚質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煦學涉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並行于時子罩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蕃爲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于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踈廣母終後位終光祿卿初

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罩與羣賢並抄掇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而書成命湘東王爲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劉邵之皇覽焉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而用不合今夫于將見重于時貴其所以立斷于事未能周務書厨得所譏矣叔明侍身有檢殆爲人望雅道相傳可謂載德者也杲諒直見稱罩文以取達亦足美乎舊陸徽著傳事迹蓋寡今以附孫杲上云

列傳第三十八

南史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南史四十九

李延壽 撰

庾杲之 叔父 撰

王湛 從叔 撰

何憲 孔 邊

孔珪

劉懷珍 子 靈 哲

從父弟 峻

從子 懷 慰 撰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位義興太守

以善政聞父粲為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參

軍王舉兵見殺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劭見

萬曆十八年

南史列傳卷三十九

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解
褐奉朝請稍遷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
韭菹藜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
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累遷尚書左丞王儉謂
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
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
之爲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
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
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歷位

黃門吏部郎御史中丞參大選美容質善言笑
嘗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謂齊武帝曰庾
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卽
眞上甚悅王儉仍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許
其假職若以其卽眞當在胡諧之後武帝嘗與
朝臣商略酒後謂羣臣曰我後當得何謚羣臣
莫有荅者王儉因目杲之從容曰陛下壽等南
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仰
量時人雅歎其辯荅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

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杲曰
朝廷旣欲掃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
耳魏使縮鼻而不答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
人敕杲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
好再遷尚書吏部郎參大選事太子右衛率加
通直常侍九年卒上甚惜之謚曰貞子

華字休野杲之叔父也仕齊爲驃騎功曹史博
涉羣書有口辯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華兼散騎
常侍報使還拜散騎侍郎知東宮管記事後爲

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華再爲之清身
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齊明
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初梁州人益
州刺史鄧元起功勳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士
流時始興忠武王憺爲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
巾不先州官則不爲鄉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
身州從事憺命華用之華不從憺大怒名華責
之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爲苟惜從事華曰府
是尊府州是華州空須品藻憺不能折遂止累

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弊之後百姓凶
荒米斗至數千人多流散華撫循甚有理唯守
公祿清節愈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水陽王
聞而饋之華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斂
柩不能歸梁武帝聞之詔賜絹百疋穀五百斛
初華爲西楚望族兄子杲之又有寵於齊武帝
華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華不平互
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嶷嶷費藹仕不得志自
步兵校尉求助戍歸荊州時華爲州別駕益忽

藹及梁武帝踐祚藹以西朝勳爲御史中丞華
始得會稽行事旣之矣會職事微有譴帝以
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華大憤故發病卒子
喬復仕爲荊州別駕時元帝爲荊州刺史而州
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爲州主簿又皇
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勒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
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忝爲端右不
能與小人范興話爲鴈行元帝聞乃進喬而停
興話興話羞慙還家憤卒世以喬爲不墜家風

南史齊書卷三十一
四
喬子夔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
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夔必爲方伯無餒
乏之慮及魏尅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
督褚蘿面甚尖危有從理人口竟保衣食而終
王謚字仲和東海鄒人晉少傅雅玄孫也祖慶
員外常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
爲徐州辟謚爲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湘東王
彧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及彧卽帝位是爲明帝
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謚有學義見

親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慘僻謚屢諫不從請退
坐此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圍碁置圍
碁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碁州都大中正謚
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
王抗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爲清
定訪問後爲尚書左丞領東觀祭酒卽明帝所
置總明觀也遷黃門郎齊永明初累遷豫章王
太尉司馬武帝與謚相遇於宋明之世甚委任
之歷黃門郎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謚真正

南史及傳卷三十九 五
和謹朝廷稱爲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江王中軍長史又徙西陽王子明征虜長史行南兗府州事謹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之世稱其達九年卒

謹從叔摛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坐簞執扇容氣

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旣奧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簞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爲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宮勢傾人主婦弟犯法敞爲之請摛摛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譖之明日而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摛曰是非金天所

南史列傳卷三十九
謂榮光武帝大悅用爲永陽郡後卒於尚書左丞

何憲字子思廬江潯人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秘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宗人何遁退讓士也見而美之願與爲友憲位本州別駕國子博士永明十年使于魏時又有孔暹字世遠會稽山陰人也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

爲齊臺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公見信納上謂王儉曰暹真所謂儀曹不忝厥職也儉爲宰相邊常謀議幄帳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暹猶陛下之有臣永明中爲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暹何憲爲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爲撰祭文

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晉安太守有隱遁之志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泣滂

施東出過錢唐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
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大
夫頗解星文好術數齊高帝輔政沈攸之起兵
靈產白高帝曰攸之兵衆雖強以天時冥數而
觀無能爲也高帝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籠
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
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當世榮
之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
爲主簿舉秀才再遷殿中郎高帝爲驃騎取爲

記室參軍與江淹對堂辭筆爲尚書左丞父憂
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
無禮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永明中歷位黃門
郎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承用晉時張杜律二
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
注先是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奏之削其煩
害錄其允衷取張斐注七百三十一條杜預注
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
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爲一書

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
摘其違謬詔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
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
朝議不能斷者則制旨平決至九年珪表上律
文二十卷錄序一卷又立律學助教依五經例
詔報從之事竟不行轉御史中丞建武初爲平
西長史南郡太守珪以魏連歲南伐百姓歿傷
乃上表陳通和之策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
任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年與外兄張

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
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
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
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荅曰我以此當兩部鼓
吹何必効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
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
慙色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
騎常侍三年珪疾東昏屏除以床舁之走因此
疾甚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也其祖劉植爲平原太守因家焉祖昶從慕容德南度河因家于北海都昌宋武帝平齊以爲青州中從事位至員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位至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家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討平之宋文帝問破賊事懷珍讓功不

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尼恥陳河間之殺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台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爲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孝建初爲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閣將軍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年以軍功拜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司空竟陵王誕反郡人王弼問族甚盛勸懷珍起兵助誕懷珍殺之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母憂去職服闋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

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
義恭善其對累遷黃門郎領虎賁中郎將桂陽
王休範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出爲豫州刺
史加督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
建鄴沈攸之在荆楚遣使人許天保說結懷珍
斬之送首於齊高帝封中宿縣侯進平南將軍
增督二州初宋孝武世齊高帝爲舍人懷珍爲
直閣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高帝有白驄馬
齧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或

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
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
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高
帝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徵爲都官尚書領前
將軍以第四子晃代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
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况在
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疑論不止上乃遣軍
主房靈人領百騎進送晃謂靈人曰論者謂懷
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

里故遣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懷珍還乃授
相國右司馬及齊臺建朝士人人爭爲臣吏以
懷珍爲宋臺右衛懷珍謂帝曰人皆迎新臣獨
送故豈以臣篤于本乎齊建元元年轉左衛將
軍加給事中改封霄城侯懷珍年老以禁旅辛
勤求爲閑職轉光祿大夫卒遺言薄葬贈雍州
刺史謚敬侯

子靈哲字文明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
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

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
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齊前種葉似莧此
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爲魏所獲靈哲
爲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
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
靈哲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
之令北使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
靈哲位兗州刺史隆昌元年卒
峻字孝標本名法武懷珍從父弟也父琰之仕

宋爲始興內史峻生朞月而璇之卒其母許氏攜峻及其兄法鳳還鄉里宋泰始初魏剋青州峻時年八歲爲人所略爲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代都居貧不自立與母並出家爲尼僧旣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藝其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江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授齊

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黌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魯鈍也時竟陵王子良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齊明帝時蕭遙欣爲豫州引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不調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

士賀蹤典校祕閣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雅重峻及安成王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沈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

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卽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爲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其事其文論並多不載峻又嘗爲自序其略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慄

南史列傳卷三十一
四
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
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
妻至于身探井曰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輾軻此
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
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
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
通旅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歿無
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
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

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
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峻本將門兄法鳳
自北歸改名孝慶字仲昌早有幹略齊末爲兗
州刺史舉兵應梁武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
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
年卒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洸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世祖輿晉驃騎將
軍洸幼善屬文及長博學位終秣陵令
懷慰字彥泰懷珍從子也祖奉伯宋元嘉中爲

冠軍長史父乘人異州刺史歿於義嘉事懷慰
持喪不食醯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
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爲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
善明等爲齊高帝心腹懷慰亦預焉齊國建上
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歸
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
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爲顯任
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手敕曰有文事必有武
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脩城郭安集

居人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人
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
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
聞之手敕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
三百石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
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懷慰本名聞
慰武帝卽位以與舅氏名同敕改之後兼安陸
王北中郎司馬卒明帝卽位謂僕射徐孝嗣曰
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子霽杳歆

霽字士湮九歲能誦左氏傳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歆厲志勤學及長博涉多通梁天監中歷位西昌相尚書主客侍郎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竝以和理稱後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盡君精誠篤志當相爲申延後六十日餘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焉霽思慕不

已未終喪而卒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

杳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寔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梁天監中爲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于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

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歿約卽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卽命工書人題其贊于壁仍報杳書共相歎美又在任昉坐

有人餉昉榼酒而作振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三重五品商溪捺里昉卽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使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竝効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

周捨又問杳尚書著紫荷橐相傳云挈橐竟何
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
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曰橐囊也簪筆以待顧
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尋佐周捨撰國
史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餘人詣闕
請留敕許焉徐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
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晉安王府參軍兼廷尉
正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而歎曰郊
居以後無復此作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

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
湘東王繹發敕褒美之大通元年爲步兵校尉
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
而爲酒府之職政爲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
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
之器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
夢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焉僕射何
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武帝曰劉杳須先經中
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諮議參軍兼

舍人著作如故遷尚書左丞卒杳清儉無所嗜
好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臨終遺命
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
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醊其子遵行之撰要雅
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舊
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文集十五卷並
行于世

歎字士光生夕有香氣氤氳滿室幼有識慧四
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

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
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
異之謂為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
族弟訂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
娛而已奉母兄以孝弟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
有所須口未及言歎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
奉母每疾病夢歎進藥及翌日轉有間効其誠
感如此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
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常欲避人世

以母老不忍違每隨兄霽杳從宦少時好施務
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
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
有愧乎天監十七年忽著革終論以爲形者無
知之質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
自乞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歿也神去
此館速朽得理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
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
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坐常難卒改革一

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
不保尸退畢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
道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斂畢
便葬爰珍無設筵凡文度故舟爲棺子廉牛車
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
尚或如之况爲吾人而尚華泰今欲髣髴景行
以爲軌則氣絕不須復魂盥漱而斂以一千錢
市成棺單故裘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
中常物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

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
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坎坎足容棺不須
塋甍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其蒸嘗繼
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初訏之疾歆
盡心救療及卒哀傷爲之誄又著悲友賦以序
哀情忽百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心力堅猛必
破死生但運會所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
去歆心知其異試遣尋之莫知其所於是信心
彌篤旣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

謂兄霽杳曰兩兄祿仕足伸供養歆之歸泉復
何所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十八年年三十二卒
始沙門釋寶誌遇歆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
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歆未死之春有人爲其
庭中栽柿歆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
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
貞節處士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
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旒一蘆葦藉下一
枚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籃輿載尸還忠侯大夫

遂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胤外甥許
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胤令其息崇素氣絕
便沐浴藉以二蘆蓆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
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于父命亦
有所從有所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
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屍已甚父可以訓
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奉親之情藉
上而葬亦通人之意宐兩捨兩取以達父子之
志棺周于身土周于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
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
故當爲安也

許字彥度懷珍從孫也祖承宗宋太宰參軍父
靈真齊鎮西諮議武昌太守許幼稱純孝數歲
父母繼卒許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
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
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
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娉妻尅日成婚許
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

主者檄召訐乃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
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
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訐經一造孝緒卽顧
以神交訐族兄歆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
都下謂之二隱訐善玄言尤精意釋典曾與歆
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
之志尚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穎
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
見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訐超超越俗如半天

朱霞歆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穉
寒年之繼續訐嘗著穀皮巾披納衣每遊山澤
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
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謂神人家甚貧苦併
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氈絮訐處之晏然人不
覺其飢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于可競
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
愧服由是衆論咸歸重焉天監七年卒于歆舍
臨終執歆手曰氣絕便斂斂畢卽理靈筵一不

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欲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善明懷珍族弟也父懷人仕宋為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飢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善明少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為中從事懷人謂善明日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策

強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居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効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人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乃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為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人又聚渤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為薛安都所殺明帝贈青州刺史以乘人為冀州刺史

善明爲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郎乘人病卒仍
以善明爲冀州刺史文秀旣降除善明海陵太
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人種榆櫛雜果遂
獲其利還爲直閣將軍五年魏剋青州善明母
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
帝每見爲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
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泣涕固請見許朝廷多哀
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
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魏贖母還時宋後廢

帝新立羣臣執政善明獨事齊高帝委身歸誠
出爲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善明從弟僧
副與善明俱知名於鄉里泰始初魏攻淮北僧
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齊高帝在淮陰壯
其所爲召與相見引爲安成王撫軍參軍後廢
帝肆暴高帝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
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使動魏兵善明
勸靜以待之高帝納焉廢帝見殺善明爲高帝
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

高帝深以爲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往引入州
縱情蓄斂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旣險躁才非
持重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
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
則天奪其魄本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
奮諸侯同舉此已籠之鳥耳事平高帝召善明
還都謂曰卿策沈攸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
仍遷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爲右衛將軍辭疾不
拜司空褚彥回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

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謂得便學松喬邪善明
答曰我本無宦情旣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天
地廓清朝廷濟濟鄙吝旣申不敢昧於富貴矣
高帝踐祚以善明勳誠欲與之祿名謂曰淮南
近畿國之形勝非親賢不居卿與我臥理之乃
代明帝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
塗伯善明至都上表陳事凡一十一條其一以
爲天地開創宜存問遠方廣宣慈澤其二以爲
京都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

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
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書宜令事實相
副其四以爲劉昶猶存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
應嚴備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以來苛政細
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
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女宜崇儉約其八以爲宜
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廣唐虞之
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
應授以政務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宜擇才北使

其十一以爲交州險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
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
昨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止優詔答之
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
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上答曰夫賞罰以懲守
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
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今
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
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

不加剗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指拭足矣。及累爲州郡。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荅曰。管子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俸祿散之親友。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敘舊。因相勗以忠槩。及聞祖思死。慟哭仍得病。建元二年卒。遺命薄殯。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

帝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善明從弟僧副。字士雲。位前將軍。封豐陽男。卒于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圖功臣像。讚僧副亦在焉。兄法護。字士伯。有學業。位濟陰太守。

論曰。詩稱抑抑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觀夫杲之風流。所得休野行已之度。蓋其有焉。仲和性履。所遵德璋業尚。所守殆人望也。懷珍宗族。文質斌斌。自宋至梁。時移三代。

或以隱節取高或以文雅見重古人云立言立德斯門其有之乎

列傳第三十九

南史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

南史五十

李延壽撰

劉瓛弟璡族子顯

明僧紹子山賓

庾易子黔婁於陵

劉虬子之遴虬從弟坦之亨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惠臨賀太守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璩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

萬曆十八年

南史列傳卷四十九

一

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
閭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
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
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
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
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
衰矣薦爲祕書郎不見用後拜安成王撫軍行
參軍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袁粲誅
瓛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高帝踐祚召瓛入華

林園談語問以政道荅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
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
寶萬世又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
瓛曰陛下戒前軌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
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
曰方直乃耳學士故自過人敕瓛使數入而瓛
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瓛爲中書郎使
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
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

士便卽所授嘽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司徒褚彥回宣旨喻之答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惟保彭城丞耳上又以嘽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嘽終不就武陵王曄爲會稽太守上欲令嘽爲曄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嘽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敎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

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踈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脩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縑纓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於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

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既習此歲久又齒長
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厠迹東平之僚本無
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聽覽所當深
察者也近初奉教便自希得託迹客游之末而
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
延四方之士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游梁
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迹既於聞
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
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瓛姿狀纖小

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
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
名自居之詣於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
未通便坐門待荅往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
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竟陵王子
良親往脩謁七年表武帝爲瓛立館以楊烈橋
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爲人哉此
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
及徙居遇疾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

范縝將厨於巖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並弔服臨送巖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巖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爲巖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巖卽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鷓鴣鳥巖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元

年下詔爲巖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初巖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旣東南土氣偏訛故不能感動木石巖亦以爲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操求同故坎壈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不遇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著禮掇拾三十卷

璣弟璉字子璈方軌正直儒雅不及璣而文采過之宋泰豫中爲明帝挽郎齊建元初爲武陵王暉冠軍征虜參軍暉與僚佐飲自割鴛炙璉曰應刃落俎是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邊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邊目送曰美而豔璉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璣夜隔壁呼璉璉不荅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璣怪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於官時濟陽江重欣亦清介雖處閤室如對嚴賓而不及璉也重欣位至射聲校尉

顯字嗣芳璣族子也父駿字仲翔博識強正名行自居幼爲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旣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許年駿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歔流涕梁天監初終於晉安內史顯幼

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誼過秦琅邪王
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族伯璪儒
學有重名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為後時年八歲
本名頹齊武以字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
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博涉多
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
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
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
沈約時領太子少傅引為少傅五官約為丹陽

尹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
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
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
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
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尚書
傅昭掌著作撰國史顯自兼廷尉正被引為佐
及革選尚書五都顯以法曹兼吏部都後為尚
書儀曹郎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命工書
人題之於郊居宅壁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遷

驃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後爲中書郎舍人如故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師子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

之後爲雲麾郤陵王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軍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三凡佐兩府竝事驕王人爲之憂而反見禮重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爲之銘誌葬於秣陵縣劉真長舊塋子秀恁臻臻早有名載北史

顯從弟毅字仲寶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辭翰

南史列傳卷四十一
隨湘東王在蕃十餘年寵寄甚深當時文檄皆其所爲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魏尅江陵入長安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爲姓其後也祖玩州中從事父略給事中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尅淮南乃度江昇明中齊高帝爲太傅敎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

以旌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弁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秦始皇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竊謂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夫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故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爲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爾誌吾言而勿泄

也竟如其言齊建元元年冬徵爲正員郎稱疾
不就其後帝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
僧紹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
寧得息談邪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
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候定林
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
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
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旣而遁還攝
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爲恨昔戴顓高
臥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
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
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
如意筍箨冠隱者以爲榮焉勃海封延伯者高
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
宋齊之儒仲也永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
紹長兄僧胤能言玄仕宋爲江夏王義恭參軍
王別爲立榻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史子慧照
元徽中爲齊高帝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

騎中兵參軍與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爲巴州
刺史綏懷蠻蜒上許爲益州刺史未遷卒僧胤
次弟僧嵩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時新誅
司空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
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
曰卿銜此命當緣土國無相踰者邪荅曰聰明
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暉又無下僕晏子所謂
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僧紹子
元琳仲璋山賓竝傳家業山賓最知名

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明理十三博通經傳居
喪盡禮起家奉朝請兄仲璋痼疾家道屢空山
賓乃行干祿後爲廣陽令頃之去官會詔使公
卿舉士左衛將軍江柘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
齊明帝不重學謂柘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
官邪遂不用梁臺建累遷右軍記室參軍掌吉
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應其選歷中書侍
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監十五年
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普通

二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黃門侍郎四年爲散騎常侍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爲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蕃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詒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

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五經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常乏困貨所乘牛旣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五年又假節攝北兗州事後卒宮贈侍中謚曰質子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疎通接於諸生多狎比人皆愛之所著

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服義十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位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山賓弟少遐字處默亦知名位都官尚書簡文謂人曰我不喜明得尚書更喜朝廷得人後拜青州刺史太清之亂奔魏仕北齊卒于太子中庶子子罕司空記室明氏南度雖晚竝有名位自宋至梁爲刺史者六人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藜採麋鹿之伍終其解之毛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承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爲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嗣

黔婁字子貞一字貞正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不曾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竝歎異之仕齊爲編令政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猛獸暴黔婁至猛獸皆度往臨沮界時以爲仁化所感徙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邁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鑿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微君壽

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旣至政得至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梁臺建黔婁自西臺尚書儀曹郎爲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爲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斂攜持喪柩歸鄉里東宮建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

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遽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卒弟於陵

於陵字介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荊州名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子隆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爲人吏所稱梁天監初爲建康獄平遷尚書功論郎待詔文

德殿後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此職武帝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爲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人如故後終於鴻臚卿弟肩吾

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

徐摛王囿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
饌號高齋學士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
後爲安西湘東王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
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徐
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
其選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
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爲麗靡復踰往時
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儒鈍
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闡緩旣殊比興正背風騷

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
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
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
遂同大傳吾旣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撫但以
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
潘陸顏謝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
爲是則昔賢爲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空棄
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効謝康樂裴鴻
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

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
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
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
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
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
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
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
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
終愧妍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

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
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
搖靡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
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
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
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
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言子建一共商推
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
旣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相思

不見我勞如何及簡文卽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蕃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卽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詞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爲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子信

劉虬字靈預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

史喬七世孫也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袷斷穀餌木及胡麻齊建元初豫章王嶷爲荊州教辟虬爲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之虬等各脩牋荅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虬荅曰虬四節臥疾病三時營灌植

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
周邵宏施虬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
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
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
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
日卒年五十八虬子之遴

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
吾宗常謂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遴得吾之文
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沙門僧惠有異識每詣虬

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年
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吏
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之遴在坐昉謂瞻曰
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卽調
爲太學博士昉曰爲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
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
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
僕御史中丞樂藹卽之遴之舅憲臺奏彈皆令
之遴草焉後爲荊州中從事梁簡文臨荊州仍

南史列傳卷四十一
二十九
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
韋稜竝稱強記之遴每與討論或不過也累遷
中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
竝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中郎
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常寄
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
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
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黥而王
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竝坐可橫政恐陋巷無

枕後連相兩王再爲此郡歷祕書監出爲郢州
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曰去歲命絕離吳不
敢東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敕曰朕聞
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旣內足
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奏免後爲都官尚書
太常卿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
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
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
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

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
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有銘
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
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
撰漢書真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選與張纘到
漑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其
大略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
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
又案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載班

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
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
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
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
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表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
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
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
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劔周章邦之
傑子寔惟彭英仕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

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恒共討論古籍因爲友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竝有武帝義疏唯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詔荅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宗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盛因循穀梁千

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久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秋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須待夏景試欲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始武帝於齊代爲荆府諮議時之遴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置乏遣就虬換穀百斛之遴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躋士云何能得春願與其米虬從之及帝卽位常懷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之遴時落

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爲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鬪化爲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前後文集五十卷子三達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召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之遴弟之亨

之亨字嘉會年四歲出後叔父嵩及長好學美風姿善占對武帝之臨荊州唯與虬談虬見之遴之亨帝曰之遴必以文章顯之亨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仍代兄之遴爲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湘東王繹諮議參軍敕賜金策并賜詩焉大通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王節度諸軍之亨以司農卿爲行臺承制

途出本州北界總督衆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緣岸觀曰是前舉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大致剋復軍士有功皆錄唯之亨爲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而爲文吏所抵宦者張僧胤曰外聞論者竊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爲臨江子固辭不拜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旣不協懼爲所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爲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

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喜不兄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荊州長史南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今有之亨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人稱之卒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子廣德亦好學負才任氣承聖中位湘東太守魏平荊州依于王綝綝平陳太建中歷河東太守卒官之亨弟之遲位荊州中從事史子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蕭莊稱尊號以爲御史中丞

隨莊終鄴中

坦字德度虬從弟也仕齊歷孱陵令南中郎錄事參軍所居以幹濟稱梁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行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湘部諸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汎舟逃

走坦悉聚船焚之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應僧粲坦聞其謀僞爲不知因理訟至夜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卽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梁夫監初論功封荔浦子三年遷西中郎長史蜀郡太守行益州事未至蜀道卒

論曰劉獻弟兄僧紹父子並業盛專門飾以儒

行持身之節異夫苟得患失者焉。庾易劉虬取
高一代其所以行已事兼隱德諸子學業之美
各著家聲顯及之遴見嫉時主或以非罪而斥
或以非疾而亡異夫自古哲王屈已下賢之道
有以知武皇之不弘元后之多忌梁祚之不永
也不亦宜哉

列傳第四十

南史五十

